

一则虚构的城市传奇

一场真诚的爱欲背叛



局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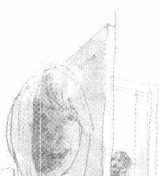
小白 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局点

小白 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局点/小白著. 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0

ISBN 978-7-5321-3908-8

I. ①局… II. ②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04741 号

特约策划:尹晓冬

责任编辑:刘晶晶

内文插画:陈宏胜

装帧设计:张志全

局 点

小 白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csbcm@publicl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宁波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6.75 插页 2 字数 120,000

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3908-8/I · 3005 定价:25.00 元

In you I see dirty
In you I count stars
In you I feel so pretty
In you I taste God
In you I feel so hungry
In you I crash cars

—*Ava Adore*, Smashing Pumpkins

——

我们这帮人，从不大惊小怪。我是说，比如有谁突然消失几个星期，或者几个月，然后又突然出现，谁都不会觉得奇怪。就好像饭桌上有谁来，谁没来，这不足为奇。我这么说不是打比方，因为的确确，在我们这个圈子里，谁在谁不在，就得到夜里饭局的时候才看得出来。不过没人会去追根究底，你不能像白痴那样东打听西打听，如果你那样做，嘿嘿，祝贺你，你很快就会变成小丑，谁也不会找你商量正事，是的，正事，我的意思是说——那些“生意”。

如果某个天天夜里过来一起吃饭的家伙，今天突然没来，你最好就当 he 从来就没来过。如果真有人问起他，谁谁谁怎么今天不来？你最好的回答是信口开河，哦，前天晚上我听说他要去泰国。或者，他勾搭上一个新疆小姑娘，在这里读大学。长得好看啊，眼睛

蓝莹莹，像“贵都”里做生意的苏联小姐一样——是的是的，那时候刚刚变过来没几年，我们还不习惯说“俄罗斯”。实际上，对“谁谁谁到哪里去”这样一个问题，你在当晚的饭桌上会听到种种不同的说法，大家会顺着其中最富有想象力的一种说法讨论下去，一直讨论到那家伙在床上的种种习惯。不过谁也不会拿它当真。

我有好一阵没看到龙虾，别人多半觉得我当然知道他去哪儿了，我，龙虾，还有吕盐，别人想当然就觉得，我们三个一定相互掌握行踪。谁让你们住在一起？确实，我们在雁荡大厦那边，合伙租了套房间。

我头几天想起来问吕盐，龙虾这家伙到哪里去鬼混？他说他去福州。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有人问他，他又说龙虾去武汉。

我坐在吕盐的车上昏昏欲睡。每天晚上十一点是一个人最想睡觉的时候，十二点以后睡意即消。吕盐喝酒以后话特别多，声音又远又细，像风里飘舞的一根断线。我有点厌烦，外面下着大雨，坐在车里很舒服，当务之急要保持这种舒适的感觉：身体懒洋洋靠着椅背，车子几乎梦一般慢慢滑行，大雨跟你不是一点关系也没有，但也几乎可以说没有关系。推而广之仔细想想，这个城市跟你不是一点关系也没有，只是这点关系需要你努力思索，方能稍稍把握，这样的距离感会让身体有些轻飘飘。

雨稍停，我打开窗，空气潮湿清凉。吕盐对我说着什么，但我



我们这帮人,从不大惊小怪。

没注意。丝丝在后排座位上哼哼唧唧唱歌，她是吕盐这阵带着的女人。车子从富民路转到长乐路上，速度有点慢下来，一到晚上这条路就变成车库，路沿横七竖八泊着大小车辆。我听见吕盐说：“龙虾在到处找钱。”我笑笑，那一点都不稀奇，龙虾同志整天在找钱。去年我们在中科院租写字间，当时龙虾账上有好几百万，可他仍然天天忙进忙出，找钱。

“去新锦江喝酒？”吕盐从小在北京长大，他爷爷是军队里的，听说官做得不算小。他爹妈也是军队哪个研究所的。所以他长得就像个北京人，又高又胖，方白大脸，没事瘪着嘴。我猜他长得这么又高又胖，跟小时候营养太好有关系。谁让他家都军队里的呢？比如我虽然也个子挺高，但瘦。说明小时候营养不好。所以吕盐可以翻过台连着喝酒，我就不行，这个都他妈的跟小时候的营养有关。我们这一代，个子长得壮不壮，跟爹妈以前干什么工作有关。这跟家里有钱没钱其实没什么关系，跟家里官做得大不大也关系不大，关键看干什么。我一朋友他爹以前在安徽的监狱农场里干警察，他就长得壮，说是小时候天天在水库里抓鱼捞虾，隔几天就有野兔子吃。我还有一朋友，他妈以前在托儿所干所长，牛奶喝得不少，所以也壮。

我让他先送我回雁荡路，自己喝去吧。吕盐嘴里叽叽咕咕不爽快。丝丝这个白痴女人是怎么玩都玩不够的，她闹着要去。我正色

劝告她：“下雨天野在外头喝酒有什么好玩的，这天气你们两个上床玩才好玩。”

吕盐用北京口音的上海单词说他白相不动。我说那你让她白相你吧。丝丝傻笑起来。

“……他好一阵没来吃饭。一打听，住医院呢。直肠炎，开刀。我们去医院看他，说是开过好几回。他翻过身来让龙虾看他的屁眼。操，屁眼有什么好看的？他问龙虾，那刀口开得怎样？你知道龙虾怎么说的？”

我茫然看着车窗外，没听清他在说谁。

“他说，刀口挺好，嚓嚓嚓三刀，你的屁股现在看上去像‘奔驰’。”

雨似乎停了，天色渐渐晴朗，像记忆一样又黑又亮。我很喜欢这个时间在这个城市里穿行，尤其在这样一个季节。白天还有点热，夜里就很凉快，甚至可以说有点冷，身上这件亚麻的外套一点也不挡风。少许的寒意正合适。吕盐像只屁股被夹在门缝里的鸭子，伸长脖子鬼笑。他在解释：“他那大屁股跟奔驰要多像有多像，现在又挂上标志……”

几年以前，这个城市不像现在这样，现在它像一个用钢筋水泥堆起来的梦境，马路变宽了，建筑和建筑之间的距离被突然拉开，从路的这一边看那边，好像在看梦里的事物，遥不可及。几年前不是

这样的，那时候马路对面的面馆老板下午坐在店门口跟人聊天，声音你听得清清楚楚。短短几年工夫，这座城市跟你拉开了距离。我老在想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

吕盐在CD机里放了一盘芝加哥乐队，我打开窗子，铜管乐器的声音在潮湿的空气里比较柔软，彼得·塞特勒迟疑不决地唱道：“如你现在离开，你就把一切都带走了，如你现在离开，你就把人心清空了。不，宝贝，你别走。”

车停在大楼下，丝丝要吃葡萄，街对面有家水果店。大楼下面风吹得有点冷，我站到门厅里吸烟，看着两只野鸳鸯亲亲热热勾着腰，卖水果的老头一脸媚笑，把葡萄一串一串地提起来给他们看。远处某幢高楼顶上航标灯不停闪烁，右面的天空明晃晃一片，那是商业中心区的灯光，左面的天际比较幽黑，底下那块空旷的地方是复兴公园。

雁荡路这套公寓半年前刚租下，一个月一万五，龙虾付掉三个月，接下来三个月我出钱。有一阵我们三个手里都没钱，龙虾退租那辆“公爵王”，省下点钱来，还不够花。我们去贵都打保龄，从台湾人手里玩来一点小钱。勉强过完那几个星期，总算绷着场面。钱放在抽屉里，没上锁，至于有谁会会不会把钱私藏点起来，这事不好说。

谁都有个青黄不接的时候，像老曹，最风光的时候，包下整幢楼一百多房间，租给各式各样的大小公司做办公室，那些公司要不就

是骗子开的，要不就是开了准备被骗子骗的。但就那之前，有半年左右，老曹可是天天枯坐在我们那里，等着天边不知哪朵云缝里冒出个机会，掉到他头上。他坐在套间角落，朝各式各样的家伙拨电话。一到中午，不是泡在我们的饭桌上，就是泡方便面。

一个人可以没钱，但手边不能没那几万块钱，你得有随时能拿出来的小钱。他们常说有赌不算输，可我说的不是这意思。我们知道这些家伙大部分都没什么钱，不过，只要他们每个月能开销一笔租房租房子的钱，每次从夜总会沙发上站起来，能给身边的小姑娘每人发一张百元钞票，我们总是会接纳他，大家一起吃喝玩乐，有时候也办点“正事”。

丝丝去洗澡，吕盐又灌下一杯芝华士。今晚他喝得不少，扔下酒杯，眼睛滴溜溜转几圈，像只坐在晨光里的小鸟，急不可耐想唱歌说话，可嘴里又含着条软虫，只能叽咕一阵完事。他在电脑上排药丸，手忙脚乱。只见药丸从瓶口雨点般落下，吕盐给它们按颜色排队，药丸每排成一队，就“哧溜”一下碎落到瓶底。

现在瓶子里看不到一颗药丸，瓶外角落里跳出一个小人，伸着手臂表示身体很健康。

忽然他扭头问我：“你跟小米上过床？”

我正坐在那台传真电话机边上，随机抽选电话号码，打算慰问本市今晚在床上做快活运动的某对夫妻。不防备他说这个。像个

白痴一样老老实实回答说：“没有。”

“龙虾说你睡过她。”

在半夜这个时间，在这间装扮得像个体面办公室的租来的客厅里，我稍微沉默了几秒钟，感觉自己沉默得像个白痴。然后我告诉他说：

“想起来啦，是睡过，那次跟龙虾一起睡的。”

丝丝洗完澡，从房间里伸头叫吕盐，吕盐起身回那边。我在客厅的卫生间里脱光冲一把，然后走进他们隔壁的卧室，打开录像机，看了一会片子，片子里那女的双腿屈起，紧紧夹在男人的腰上，镜头停在男人的腰部，椎底那个凹陷一扭一扭的，我觉得那女的身材有点像丝丝，想了一会就上床睡觉。上床之前，我拉开窗帘打开窗，外面空气湿漉漉的，路口偶尔传来轮胎摩擦地面的尖啸声，远处复兴公园里野猫在叫。

二

半夜里我醒来，起床倒半杯水，一个人睡觉最怕半夜醒来，我常常半夜从暖洋洋的梦乡一个翻身，回到清冷的刷着白色立邦漆房间

里，顿时觉得手足无措。

有那么一段时间，每天晚上，我枕头边总有个女人。当时你不是暗自觉得，也许一个人睡觉更舒服？难道现在你却开始怀念那有点发烫的身体？每次做完之后，她们熟睡的身体都会发烫，而且又烫又软，很容易被揉皱的枕巾压出一道道印痕。

不过认真回想起来，那些女人也没什么要紧的，也就那样吧，就那回事。武汉国际俱乐部那个妈妈桑，每次都急急忙忙穿好内裤上卫生间，我点起烟看着她的背影懒洋洋挪动，内裤松松垮垮地夹在屁股缝里。

早几年，我渐渐不在家睡觉。刚开始的时候，隔几天去酒店开个房间，就这样慢慢习惯夜里空调出风口的嗡嗡声，习惯开着电视机睡觉，把声音关掉，天花板上一闪一闪反射着屏幕上不断变化的亮度，心里又踏实又漂浮。

我睡不着的时候，总是胡思乱想，做很多决定，到第二天早上就把它们都忘记了。我摸黑端起杯子喝水，喝到嘴里发觉是剩下的半杯啤酒，刚刚倒好的水杯在窗台上闪烁。啤酒放久了，有股馊馊的怪味道，我点烟，打开床头灯，从床边的抽屉里摸出一本书。

我现在还会把书放在随手拿得到的地方，那是好多年以前，小时候的好习惯，也许是坏习惯？每次去机场，我带上钱，带上一本书。机场保安看我什么都不带，光带本书，一般会格外认真地查看

我的身份证。这说明读书也不一定就是好习惯。一个人出门，应该带着包，包里放着换洗内衣，这才是过日子的人。当然也可以带本书带本杂志什么的，不过应该放在包里，而不应该随便卷成一卷拿在手上。

我靠在床上，右手夹着烟，用左手的两根手指翻书，那张一百块还夹在书里，我喜欢用钱当书签。这本夹一张，那本夹一张，哪天我口袋里要是连晚饭的钱都掏不出，倒是可以去书里找找。我把那张百元大钞插到后面十多页的地方，决定等到再次看见这张钞票，就关灯睡觉。在刚刚一百块钱挪出的那页上，饲养员终于能听懂海豚说话了，他们开始用各自的语言幸福地说着话。

语言是多么重要啊，我们与其说在寻找幸福，不如说在寻找那种能够有所启示的语言，如果一个女人让你很快乐，那是因为在她和你的之间，那片暧昧之地瞬间被语言之光照亮。那些偶尔在夜里睡到我们身边的女人，她们就像一条条说着她们自己的高频语言的海豚，有着光滑美丽的躯体，却无法让我们感到幸福。

短针指在“一”，长针不到“十”，我用力想想，明白现在是凌晨一点多。这个湖水般湿冷的夜里，有谁知道我手里拿着一本科幻小说，脑子里却在想女人的事情？女人，你只要不想她们，她们是很容易就能找到的。隔壁就有一个，丝丝也可以的。她也可以热气腾腾，让你感到温暖。为什么有这个名字呢？丝丝，听起来像个同性

恋男人。我迷迷糊糊记得有一个家伙的。好像后来还开个酒吧。我记得他像女人一样，坐在马桶上小便。

那时候——那时候我的生活大概比现在更混乱。现在要好得多。那时候我坐在楼下沙发上翻杂志，阁楼上男女光着身子打滚。我跟那帮人一起玩，是因为我跟另外一个女人天天吵架，滑稽的是，我之所以跟那个女人天天吵架，是因为我跟那帮人一起玩。我还记得那女人的名字，不过我不说出来，甚至半夜这个时候，我自己也不说出来。我一想到那个名字就觉得思路混乱，思路会变得黏糊糊湿漉漉。

我自己现在干干净净，不再黏糊糊湿漉漉。我终于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，不再跟女人争吵，也不再想那些事情。只要不想起那个名字，我就变得很轻松，甚至只要不提那个名字，我能很轻松地回想起一些对话，一些气味，有时候，心情更松弛的时候，我还能想起一些触觉。

我坐在床头，嘴里有一点宿酒的苦涩，房间里一片漆黑，电源指示灯微弱的亮光漂浮在半空中。一些音调和气息再次把我的记忆打开，我十七八岁时住的那条古董街，堆满奇形怪状瓶子罐子的那条古董街，那幢石库门二楼的厢房，阳光从窗帘缝隙透进，白铁匠敲打的声音从远处有一记没一记地传来。

那是突然发生的事情，对这种事女人总会知道得早一点，甚至

在她们尚未足以被称为女人的时候，她们早已心知肚明。我却无法领会她的暗示：那种几乎有点冷静的表情，那几乎看不见的、轻微的仰起身。

然后，她自己解开牛仔裤的纽扣，拉开拉链，却没有拉到底。她说：“你想碰碰那里吗？”她用“碰”字，碰是偶然的动作，不像“摸”，“摸”这个字不合适。不过就算“碰”也够让我吃惊的。我用吃惊的眼光看着她，她用一种奇特的、说不清是柔情还是含讥带讽的微笑看着我，同时抓住我的手指，连同她自己的手一起塞到她的内裤里。

她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对着我的耳朵说：“再碰一下？”

这一次她把我的手指放在内裤的边沿，我规规矩矩犹犹豫豫，按她刚指引的路线重复一遍，拇指的根部有点湿润。我记得当时心里那一阵忍不住的向往，快速地、几乎带点羞涩地把手指放到鼻子边上，闻到一点淡淡的酸味。随即埋头在她耳边轻声说：“你那里是酸的。”她奇怪地笑起来，紧紧搂着我的头。后来她告诉我，她听到这句话，突然感到一阵晕眩。

我刚刚怎么说的？语言。我们跟女人在一起，寻找的不是别的，而是语言。这跟用什么词造哪种句无关，这事我说不清。你一说出正确的词句，事情就变得顺顺当当。不过我得说，你要真的在合适的时间说出正确的词句，你也就彻底完蛋。